

“后查韦斯时代” 拉开序幕

“如果查韦斯病逝或无法担任总统，执政党内的博弈可能立即走向白热化。”

记者 邹珊



1月9日，委内瑞拉最高法院院长路易莎·特拉·莫拉莱斯（右）发表声明，称查韦斯延期宣誓就职并不违宪，他仍是国家领导人

1月10日，因病情严重，在去年10月大选中实现连任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未能按时出席宣誓就职仪式。但他的新一任期却被如期开启：委内瑞拉最高法院1月9日做出裁决，一致支持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无限期”推迟查韦斯就职仪式的决定。法院院长指出，“连任总统”的宣誓就职仪式并非必需，查韦斯也不会因此中断履行职责。“不存在暂时或绝对的缺席。”她说，“政府将继续运行，而总统可在1月10日后择日宣誓就职。”1月10日，委内瑞拉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任命查韦斯为下届总统，任期为2013至2019年。

依照委内瑞拉宪法，若查韦斯“暂时缺席”，则应由副总统马杜罗代理总统，期限最长180天；若总统“完全缺席”，则由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卡韦略任临时总统，30天内重新大选。但马杜罗对宪法持不同见解。他认为，按宪法第231条，若当选总统因突发原因无法于1月10日在国会宣誓就职，则将改在最高法院宣誓，日期由最高法院决定。他还强调，查韦斯拥有完整的团队，以及去年12月获得国会通过的“无限期”赴古巴接受治疗的许可，即

使不能如期参加就职仪式也仍是总统。

无论法律认可与否，查韦斯根本无法照常履行总统职责的事实无可辩驳。身在古巴的他至今已有一个多月未曾以任何形式公开露面。甚至有消息称，他已经需要依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所以，反对党联盟对于推迟总统就职日期的抗议从未间断过，目前正计划提出上诉。

对于反对党来说，总统大选将是翻身做主的一次良机。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政治室研究员王鹏告诉本刊，近年来，政府的财政支出激增，公共债务迅速攀升。但国家经济仍然依赖石油收入，而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经营状况并无改善，各方预测官方货币将在年初贬值，以便改善政府财政状况，只是因为查韦斯病情牵扯注意力才拖后实施。一旦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必将加剧，民众生活状况可能随之受到影响，民意的变化必将带给反对党新的活动空间。“即便遭受总统选举和地方选举的失利，反对党联盟仍然是委政坛的重要力量。卡普里莱斯通过上述两次选举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将是下次总统选举的有力争夺者。”美国莱斯大学的拉美政治学教授

琼斯（Mark P. Jones）则告诉本刊：“反对党目前的政治力量并不足以影响委内瑞拉政治走向，但此情况在新一届大选中或将出现变化，因为卡普里莱斯很有可能战胜马杜罗。”

而反对党与执政党的明争只是目前可能出现的多场较量之一。哥伦比亚《旁观者报》日前曾指出，查韦斯的长期缺席将给委政局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加剧了其阵营内部二号人物马杜罗和三号人物卡韦略的权力暗斗。但现在看来，查韦斯阵营内部异常团结，两位热门候选人之间并无明显摩擦迹象，更谈不上争斗。

但在美国的观察家眼中，暗斗不是没有，只是爆发时辰未到。“他们二人明显分属执政党内的不同派系，其背景和社会联系都不尽相同。”美国艾姆赫斯特学院拉美政治学教授柯拉勒斯（Javier Corrales）就告诉本刊，“马杜罗更致力于激进思想，而卡韦略则与立法机构和军方联系甚密。一旦政府开始制定政策，尤其是使货币贬值这种相对艰难的决定，分歧就会显现出来。但现在，当执政党处在半危机状态时，维持表面上的一致是他们必须要做的。”

在琼斯看来，马、卡二人的团结是在“遵守查韦斯设定的游戏规则”。他指出，只要查韦斯一息尚存，或仍有重归职位的可能性，那么其阵营内的成员就只能朝他成功归来的方向努力，其他任何行为都会被视为对查韦斯的背叛，并将毁掉二人作为未来候选人的政治前途。他们深知，目前分头参选的行为无异于将总统资格拱手让给反对党。此外，于马杜罗而言，若不当前的形式解读宪法，那么也就等于为他的党内对手卡韦略铺好了从过渡总统走向民选总统的道路。正如王鹏所指出：“委内瑞拉向后查韦斯时代的过渡已经开启。查韦斯这位工人的政治盟主尚在，各方摊牌的时刻尚未到来。如果查韦斯病逝或无法担任总统，执政党内的博弈可能立即走向白热化。”

巴沙尔能否和平解决危机？

“反对派绝不会轻易接受任何有助于他保留王位的提议。在他们眼中，两年以来巴沙尔所做的无非是竭尽所能地为自己争取权力。”

记者 邹珊

1月6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一家歌剧院发表了公开演讲。这是他自去年6月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也是自去年11月接受电视采访以来的首次公开讲话。

在讲话中，巴沙尔说目前的危机并不是叙利亚人民之间的，而是人民与入侵者之间的。他将与其作对的叛军谴责为“恐怖分子”和“境外势力的傀儡”，并指责了部分国家和西方国家资助并派遣具有“基地”组织背景的武装分子进入叙利亚作战的行为。

巴沙尔演讲中的战斗意志虽然获得了支持者的欢呼和掌声，但叙利亚危机进入第22个月的实际形势却不容乐观：将近两年时间里，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6万，至少50万叙利亚人逃往周边国家，沦为难民。眼下战火也已一路蔓延到了首都附近。

“巴沙尔的讲话正值国内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时。”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丁隆告诉本刊，“一方面，叙国内战事胶着，北部处于失控状

态，主要战场已转移至大马士革郊区，政府军的优势和掌控局势的能力正在下降；另一方面，国际环境严重恶化，联合国特使普拉希米最近提出将巴沙尔排除在‘联合政府’之外，这是一个对巴沙尔极其不利的信号。他在这时候发表演讲，目的之一是抛出解决方案，主动应对国际压力，二是以强硬措辞提振士气，力争保持在国内战场上的优势。”在丁隆看来，巴沙尔和叙利亚政府自危机爆发以来，所有的讲话传递的信息都没有什么变化，且总是落后于局势发展，这次也不例外。哈佛大学高级中东研究员弗莱里奇（Charles Freilich）也告诉本刊：“随着反对派攻占下的领土范围日益增大，巴沙尔政权受到的威胁也日益严重。在许久不曾公开露面后，他需要向人们展示：他仍是掌权者，并且表现出自己‘将奋战到底’的态度。”

巴沙尔此番讲话的重点落在了他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上。这套方案旨在通过三个阶段带领叙利亚和平走出危机。概括看，方案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阶段，外国必须停止资助恐怖分子；第二阶段，召

开全民对话的国家大会；第三阶段，根据宪法组建新政府。而对于反政府武装一直坚持的“巴沙尔下台、不参加2014年大选”这两项条件，方案中则并未给出明确回应。“这个方案是老调重弹。”丁隆说，“当前局势下，这样的方案不过是做姿态，实施的可能性不大。从危机爆发之初，叙政权以及部分反对派就在唱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高调，但从来没有坐下来认真谈过，真正的‘对话’都是在战场上用真刀真枪进行的。”

方案内容中也并非毫无进步信号：巴沙尔勾画了自己的政治过渡路线图，并且灌输了“全国统一”的意识。通过“开展与境内外反对者的对话”、“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国家宪章”和“组建新政府”这几项提议，他也为国内举行民主选举让了路。此外，他还宣布将对反对派颁布大赦，并且不会剥夺战乱受难者为自己伸张正义的权利。加拿大全球研究中心中东问题专家纳赞罗亚（Mahdi Nazemroaya）由此告诉本刊，这些若能实现，则将为“叙利亚社会达成民主共识埋下伏笔”。

但是，“反对派绝不会轻易接受任何有助于他保留王位的提议。在他们眼中，两年以来巴沙尔所做的无非是竭尽所能地为自己争取权力，从未做过真正的改变”。弗莱里奇说。

1月11日，俄罗斯、美国、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别代表卜拉希米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俄罗斯副外长、俄总统中东问题特使波格丹诺夫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二轮会谈。会后，卜拉希米对媒体发表谈话，表示三方同意解决叙利亚危机不能采取军事手段。俄圣彼得堡现代中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古米尔·伊萨耶夫表示：“反对派无法在短时间内推翻巴沙尔政权并取得大规模胜利，叙利亚目前还没有类似当初利比亚班加西那样的抵抗中心。可以说，叙利亚局势对于反对派来说，毫无出路，应该坐下来谈判。”



1月6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在大马士革就目前国内形势发表讲话